

廣
註
四
部
精
華

集部
第四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四冊

王介甫臨川集精華

原過

傷仲永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與趙高書

答韶州張殿書

答司馬諫議書

芝閣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桂州新城記

遊褒禪山記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祭范頤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許主簿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歸熙甫震川集精華

項思克文集序

西王母圖序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顧夫人壽序

周弦齋壽序

見村樓記

卅有堂記

櫟全軒記

滄浪亭記

野鶴軒壁記

六

吳山圖記

六

畏壘亭記

六

項脊軒記

七

秦國公石記

七

沈貞甫墓誌銘

八

歸府君墓誌銘

八

寒花葬誌

九

亡友方思曾墓表

九

先妣事略

十

歸氏二孝子傳

十

筠溪翁傳

十一

王烈婦傳

十一

韋節婦傳

十一

陶節婦傳

十二

侯朝宗壯悔堂集精華

贈江伶序

十一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一

答孫生書

二

司成分房傳

二

徐作霖張渭傳

四

宣南侯傳

四

馬伶傳

六

魏喜伯伯子集精華

六

感興詩序

一

送燕客顧龍川序

一

與曾彭書

二

答友人論文書

二

與甘健齋

三

與李咸齋

三

留侯論

四

陳平論

四

王介甫臨川集精華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厯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責遠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一日啓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簞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簞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註

一楊雄

隋紹子。美姿容。有風度。雍容閑正。進止可觀。為太子司諫。下大夫。雄寬容下士。朝野傾慕。累官司空。

二沛然

成大貌。孟子。沛然。

然其之能聖也。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僭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

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註〕

①金鑑

縣名今屬江蘇

②環謁

徧見

③明道

宋仁宗年號

④泯然

謂泯沒無聞也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註〕

①孟嘗君

戰國時齊之公族名文姓田氏封於薛孟嘗君其稱號焉相齊

鳴者得免

②雞鳴狗盜

時孟嘗君之孤白裘已獻之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夜

後卒于薛

王昭王乃釋孟嘗君

既而海之使人馳道孟嘗君至函谷關時正夜半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有能爲雞鳴者乃效雞鳴而羣雞盡鳴遂得出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爲孔子世家奚其違這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哀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於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爲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

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遠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註〕

①世家

史記紀諸侯王之
事。謂之世家。

②旅人

旅客也。易旅
人。則國可知矣。

③罔矣

罔。不也。漢書
為矣乎十載。

與趙高書

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強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獎。厥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註〕

①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孔子通周。問禮於老
子。所著書。亦名老子。為道家之祖。

答韶州張殿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史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怠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

備聞為政之迹。然嘗試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行。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難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訟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其人之善惡。疑可以貨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能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可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寔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過。一以言裁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註〕

一惻惻

傷痛不
安貌。

二史官

司記載之官也。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時有書君臣之善惡功過。以垂鑒戒。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固辭。故今具道

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為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闕邪說。難任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註

①盤庚

商王名。商都河北已久。宮室奢侈。民居墊隘。水泉鴻臚。不可行。故遷。王欲徙成湯故都。臣民安土重遷。咸相告怨。乃作書告諭。即商書盤庚是也。渡河而南。復居。

註

②君實

宋司馬光之號也。君實陝州夏縣涇水鄉人。初進士。應任仁宗。英宗。至神宗時以議

於毫。改號曰毅。商道復興。高太后臨朝。先入為相。盡改新法。在相位八月而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著資治通鑑。為中國編年史之最善者。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狃。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

銷藏委翳於蒿菴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閤於其居之東。偏撮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尊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復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註

①芝

菌類。寄生於已枯之樹木。古以爲瑞草。一名靈芝。一名紫芝。

②狙

音莊。狢也。

③封禪

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

封。泰山下小山之餘。北。龍地之功曰。彈。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避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樸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子。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富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

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註

①淮南

淮水以南之地。今湖北大江以北。漢水以

②浮屠

僧人之

桂州新城記

懷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夫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令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綏和。乃出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憂。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

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狄而中國以安全哉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註

一儂智高

宋廣源州蠻人。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唐末儂全福為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智高走據廣南。建國曰大南。宋皇祐五年。秋。智高反。為調。大敗之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復智高死於大理。品首京師。

二仲山甫

周之樊侯。宣王時為卿士。輔政中興。詩人美之。

古。今人表作中山父。史亦稱樊仲甫。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

之觀常在於險達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也。有志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為可憐。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註〕

①廬冢

屋舍墳墓也

②竊然

深遠貌

③廬陵

縣名。在今江西吉安縣之南。

④長樂

縣名。今廣東梅縣東北。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責賤有任。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於施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慶慶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所以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

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千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註〕

①周官

書名

即周禮

以與尚書中周官篇

今稱周禮

②書

書名

③六服

周制

天下有六服

衣·禪衣·屬衣·絺衣·玄衣也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興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置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繕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註〕

①緝熙

詩

於緝熙

單厥心

②棫樸

詩篇名

詩序

棫樸

文王能官

書義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

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謹序。

〔註〕

①尚書

經名。為上古典與訓誥之文。故曰尚書。實世界最古之史也。秦火士共。漢初濟南伏生。口授罷歸二十八篇。魏為古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竹簡尚書。皆科斗文。疑為古文尚書。合以今文。省其煩複。多三十一篇。故今尚書共有五十九篇。

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威。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垂聞。尹帝之都。閑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絕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懷。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暮者興起。儒先首直。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諠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驪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樹狂。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賢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閭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有走。

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通室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敬締惡衆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墮于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謀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山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醇羞

註

①瑤華

玉之美

②首首

魁偉貌

③副樞密

官名

宋時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

柄

號為二府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漠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躋窶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歔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註

① 溟溟

廣也

② 社稷

國家之代稱。古滅國則變置其社稷。故謂國家為社稷。

③ 箕山

在河南登封縣東南。堯時。巢父許由。隱於箕

山之陰。

④ 潁水

水名。出河南登封西。潁谷。東南流。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厯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艤。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飾。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註

① 跳丸

喻時之速也。杜牧詩。跳丸日月十經秋。

② 治城

地名。今江蘇江甯縣。本吳治靖之所。因名。

許主簿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遷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讖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

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薨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瓊不仕瓊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己嫁二人進士周奉先秦州奉興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辨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註〕

①海陵

今江蘇泰縣

②車榮

起純

③寶元

宋仁宗年號

④范文正

范仲淹

⑤鄭文肅

鄭伯熊

⑥嘉祐

宋仁宗

年號

⑦真州揚子

今江蘇儀徵縣

⑧秦州

今秦縣

⑨秦興

今秦興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最之子袁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建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甯州軍事推官年少